清史稿/卷52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列傳三百十五　屬國三

清史稿
列傳三百十六　屬國四
作者：朱師轍　韓樸存　王樹枏

廓爾喀 浩罕 布魯特 哈薩克 安集延 瑪爾噶朗 那木干 塔什干巴達克山 博羅爾 阿富汗 坎巨提

参阅维基百科中的：尼泊爾王國、浩罕汗国、坎巨提

閱文言維基大典文：浩罕汗國、坎巨提

廓爾喀

廓爾喀，在衛藏西南，與巴勒布各部相鄰。巴勒布三汗：曰陽布，曰葉楞，曰廓庫木；後皆為廓爾喀酋博納喇赤併吞，及小部二十三。其國境東西二千里，南北約五百里。東與哲孟雄、宗木、布魯克巴接壤，西與作木朗接壤，南距南甲噶爾，北連後藏邊境。傳至孫拉特納巴都爾，年幼嗣位，其叔巴都爾薩野用事，操國大權。

乾隆五十三年，廓爾喀人至藏貿易，以爭新鑄銀錢，與唐古忒開釁構兵，進侵藏界。帝命四川總督鄂輝、將軍成德往查，以巴忠熟悉藏情，令為會辦。巴忠遷就議和，稱內附，帝錫封廓爾喀王爵。廓爾喀私責後藏班禪喇嘛賠償銀兩，巴忠不以聞，既而後藏不能償，班禪復與弟紅帽喇嘛沙瑪爾巴不協，沙瑪爾巴因導廓爾喀內侵。五十六年，廓爾喀遂以唐古忒兵欠款、班禪負約為辭，遣兵圍聶拉木，唐古忒兵聞風潰，進至達木，番兵亦敗

退。八月，廓爾喀圍劄什倫布，將軍成德赴藏援剿，帝復命四川總督鄂輝督後隊赴援，鄂輝復調金川兵二千、雲南兵二千助討。九月，廓爾喀六七百人攻宗喀，陳謨、潘占魁等率唐古忒兵固守，擊卻之，斬首四十六，賊退濟嚨。帝始議大舉往征。

十月，召兩廣總督福康安入京，授以方略，命為將軍，督參贊海蘭察等由青海赴藏，總領大軍討廓爾喀。十二月，成德次聶拉木四十里，戰拍甲嶺，敗之。明年正月，攻克聶拉木東官寨，斬其酋呢瑪叭噶嘶及踏巴等。二月，以地雷破西北碉寨，獲咱瑪達阿爾曾薩野，巨酋瑪木薩野之侄也。聶拉木既平，進軍濟嚨。

三月，福康安抵後藏，詔晉為大將軍，各軍咸受節度。廓爾喀築寨據險死守。四月，福康安偕海蘭察由絨轄、聶拉木進，決議先剿擦木、濟嚨。擦木地最險，兩山夾峙，中亙山梁。五月六日，乘夜雨，分五隊，海蘭察等居中，哲森保等由東西山趨賊寨，墨爾根保等繞出賊背。黎明，攻擦木山梁兩石碉，克之，擒斬二百餘人。進至瑪噶爾轄爾甲，濟嚨援賊三百據山力拒，海蘭察趨進，馬中槍，揮軍奮擊，盡殲之。濟嚨賊聞官軍將至，建大寨山岡外，扼險築三大碉相犄角。福康安檄巴彥泰、巴彥寨、薩寧阿、長春攻西北臨河大碉，桑吉斯塔爾、克色保、籌保、巴哈、張占魁攻東北石上大碉，哲森保、墨爾根保攻東南山梁上大碉，蒙興保、綽爾渾等攻山下喇嘛寺，阿滿泰、額爾登保等攻大寨，以惠齡為策應之軍，海蘭察率騎兵張兩翼截擊逸賊。六月初六日，哲森保等攻克山梁大碉，蒙興保等克喇嘛寺，復會攻臨河及石上兩大碉，皆克之。設砲石上，戰一晝夜，破其東北隅，遂拔濟嚨，斬級六百餘，擒二百，獲賊目七。

當福康安之攻濟嚨也，先遣成德、岱森保率兵三千出聶拉木南行，牽綴賊勢，壁上木薩橋。賊築三卡於德親鼎山下，建木柵於下木薩橋，以拒官軍，岱森保悉攻破之。於是自擦木至濟嚨邊界盡復。濟嚨西南皆高山峻嶺，路險惡。距濟嚨八十里有熱索橋，其大河自東來注，渡橋即廓爾喀界也。賊屯北岸三四里外索喇拉山，設石卡一，南岸臨河，設石卡二。官軍進破索喇拉山卡，追至熱索橋。逸賊甫上橋，南岸守橋賊見追兵至，倉卒撤橋，逸賊皆落河死。官軍隔河施槍，河闊不能及，乃退還。密遣阿滿泰、哲森保、墨爾根保、翁果爾海等率土兵東出瓗綠大山，繞至上游，伐木編筏以濟。時賊與官軍隔河相持，不虞間道軍驟至，倉皇抵抗，不能敵，潰而奔，遂夷二石卡。

六月十七日，福康安、海蘭察、惠齡等渡熱索橋，進密里頂大山，山重疊無路徑，乃令烏什哈達、張芝元開路以進。明日，抵旺噶爾，山勢險峻，瑪爾臧大河傍山南注。我軍循河東，路逼仄，不能駐足，士卒皆露宿岩下，深入賊境百七十里，不見一賊。尋偵知

旺噶爾西南協布魯克瑪賊樹木城，外環石壁，城西里許夾河築卡，城東三十里環克堆築寨，以相犄角。二十日，官軍由旺堆伐樹建橋，城賊居高施彈，橋不能成，我軍以砲轟其城，賊隨缺隨補，終不得渡。二十二日，福康安、海蘭察由間道越伯爾噶臧興三大山，攻克堆，賊阻河以拒。日暮大雨，我兵佯退伏叢林中，夜深偷渡，毀賊壘五，斬級三百餘，徑趨協布魯克瑪，與惠齡等前後夾擊，賊驚潰，木城石卡俱下。

協布魯克瑪既克，福康安分道而前。一由噶多趨東覺為正道，一由噶多東越山趨雅爾賽拉、博爾東拉為間道。海蘭察督桑吉斯塔爾、阿滿泰、珠爾杭阿等出間道，福康安出正道。命台斐英阿等與賊相持於作木古拉巴載山梁，躬率額爾登保等潛趨噶多普。七月初六日晨，渡河破其碉卡，進毀寨十一、木城五，殛賊目蘇必達柰新及巴撒喀爾，斬徑四百。海蘭察亦破賊博爾東拉前山，毀木城三、石卡七，追至瑪拉，遇伏，擊破之。東覺餘賊俱盡，兩軍復合。進至雍鴉，賊據噶勒拉山梁，道路崎嶇，士卒履皆穿，跣足行石子上，多刺傷，又為螞蝗　　齧，兩足腫爛。其地多陰雨，惟辰巳二時稍見日，屆午則雲霧四合，大雨如注，山顛氣寒凜，夜則成冰雪，於是頓兵休息。當是時，成德軍亦克劄木，過鐵索橋，進至多洛卡，破賊隴岡，覆利底寨。

八月，福康安分軍為三，過雍鴉趨噶勒拉。廓爾喀境皆山，東西對峙，中貫大河。自過雍鴉，山勢皆南北向，噶勒拉、堆補木、甲爾古拉、集木集諸大山層層環抱，橫河阻之，我軍須渡河仰攻。初二日，破石卡，逼噶勒拉山顛木城。侍衛墨爾根保、圖爾岱，參將張占魁攀堞以登，中槍而殞，士益奮，拋火彈入焚其帳房，自辰至未，克木城石卡各二，殲賊三百餘，斃其目五，落崖死者無算。乘勝追數十里，抵堆補木山口之象巴宗，賊蜂擁出拒，袁國璜等陷入陣，斃賊百餘。復檄珠爾杭阿等攻集木集，阿滿泰、額爾登保等渡河撲甲爾古拉。賊扼險列木柵長數里阻官軍，阿滿泰與賊爭橋，中槍落水，額爾登保等奮呼而進，遂渡河，斬賊目三，斃賊百餘。大軍競進集木集，賊眾分三道來援，殊死鬥。福康安躬督戰，英貴殞於陣。台斐英阿、張芝元、德楞泰往來奮擊，射死紅衣賊目二，賊始敗走。

是役也，連戰兩日一夜，克大山二、大木城四、石卡十一，斬賊目十三，進抵帕朗古，深入賊境七百餘里，斃六百餘人，廓爾喀酋震懼乞降。初，福康安破東覺，賊酋乞降，福康安不許，檄令拉特納巴都爾、巴都爾薩野躬親至軍，並獻禍首及所掠財物，賊不應。至是拉特納巴都爾、巴都爾薩野遣大頭人稟請交送劄什倫布什物，繳出西藏所立條約，並獻禍首沙瑪爾巴之骨。

福康安、海蘭察、惠齡合疏入告曰：「竊臣等秉承廟算，統率勁兵，自察木進剿以來，連戰克捷，邊界肅清，遂奪熱索橋，深入賊境。協布魯、東覺、博爾東拉、噶勒拉、堆補木、帕朗古諸處皆系峭壁懸崖，大河急溜，我兵繞山涉水，間道出奇，賊匪碉卡木城悉行攻克，所向無前，賊匪敗衄奔逃。大兵進至雍鴉，送出上年被里兵丁王剛諸人，具稟乞降。旋遣賊目噶布黨普都爾幫哩等迎赴軍前，悉將上年被里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及兵丁盧獻麟等全行送出，稟陳沙瑪爾巴唆使情形，悔罪哀祈。臣等嚴加駁飭，復進兵至帕朗古，移營進逼，賊匪益加震恐。即將沙瑪爾巴眷屬、徒弟、什物等項，及搶掠劄什倫布銀兩物件，皆已遵檄呈交，並繳出私立合同二張，不敢復提西藏給銀之事。再三懇求聖主，逾格施恩，赦其已往，以全闔部番民之命。茲於八月初八日，遣辦事大頭目噶箕第烏達特塔巴、蘇巴巴爾底曼喇納甲、察布拉咱音達薩野、喀爾達爾巴拉巴達爾四名，恭齎表文進京，並虔備樂工、馴象、番馬、孔雀、甲噶爾所制番轎、珠佩、珊瑚串、金銀絲緞、金花緞、氈呢、象牙、犀角、孔雀尾、槍刀、藥材共二十九種，隨表呈進。另稟懇臣代奏，當即譯閱表文，詞意極為恭順懇至。並據第烏達特塔巴等伏地哀懇，叩頭乞命，至於泣下。跪稱：『廓爾喀部長拉特納巴都爾、部長之叔巴都爾薩野，本系邊外小番，曾歸王化，渥受大皇帝天恩，特加封爵，錫賚多珍，高厚恩慈，至今頂感。乃拉特納巴都爾年幼無知，巴都爾薩野罔識天朝法度，因沙瑪爾巴從中簸弄，唆使廓爾喀與唐古忒藉端滋事。拉特納巴都爾等輕聽其言，侵犯後藏，仰煩大皇帝天兵遠討，誅戮頭目人眾三四千人，攻據地方七八百里，天威震疊，廓爾喀膽落心驚。拉特納巴都爾及巴都爾薩野自知罪在不赦，惶懼尤甚。從前侵犯藏界之事，雖系被人煽惑，而孽實自作，萬不敢絲毫置辯，諉咎於人。惟有仰懇轉奏大皇帝大沛恩施，開一線之路。如蒙允准，免其誅滅，廓爾喀闔部地土、人民皆出大皇帝所賜，銜感宏施，曷其有極！前立合同混行開寫各條，萬不敢復提一字。廓爾喀永為天朝屬下，每屆五年朝貢之期，即差辦事噶箕一名，仰覲天顏，子子孫孫，恪遵約束。懇求大將軍據情轉奏』等語。臣等隨諭：『拉特納巴都爾、巴都爾薩野自速誅鋤，侵擾藏地，天兵至此，本應滅爾部落，噍類無遺。今拉特納巴都爾等敬凜大皇帝天威，萬分悔懼，屢懇投降，情詞恭順，本大將軍不敢壅於上聞，當即據實具奏。大皇帝如天好生，或可仰蒙鑒察，宥罪施恩。倘荷聖慈允准，從此爾部落惟當遵奉天朝法度，不得復滋事端，方可永受大皇帝天恩，保守境土。此次天兵威力，爾已深知，若稍抗違，即是自取滅亡，後悔無及。』其頭目跪聆之下，戰慄叩頭，感懼之誠，形於辭色。臣等伏思廓爾喀恃其險遠，構釁稱兵。上年藏事，遷就議和，兵威未加，罔所祗懼，是以投誠甫及兩年，復行反覆。此次興師問罪，仰承聖主指授機宜，士卒爭先用命，越險摧堅，兵到之處，屢戰屢勝，大半殲擒。廓爾喀在西番各部素稱強悍，今見天朝兵力精強，所向無敵，全部震讋，屢遣大頭人來營乞降，察看情辭，實出誠悃。伏查前承明旨，諭令臣等『酌量情形，倘軍臨賊境，賊匪心懷慴伏，悔

罪乞哀，或可申明約束，俯允所請，納款班師』。仰見我皇上廟算精詳，幾先指示，義正仁育，威德覃敷，臣等實深欽服。今廓爾喀業已悔罪投誠，遣大頭人恭進表文，請於象馬方物之外，虔備樂工，使隸於太常，附各國樂舞之末，並懇定立貢期，遣使五年朝貢一次。詳察賊情，實屬傾心向化，不敢再滋事端，衛藏全境似可永底敉寧，相安無事矣。」

疏入，帝允受降，諭福康安等籌善後撤兵，仍以所獲熱索橋以西協布魯、雍鴉、東覺、堆補木、帕朗古各地還廓爾喀；熱索橋以內濟嚨、聶拉木、宗喀前屬藏地，為廓爾喀所據者，仍歸後藏。沿邊設立鄂博，如有偷越，即行正法。遇有遣使表貢，先行稟明，邊吏允許，始准進口。八月，廓爾喀酋遣蘇必達巴依喇巴忻喀瓦斯並親信瑪泌達拉喀瓦斯至營，呈水牛、豬、羊各百頭、米二百石、果品糖食百筐、酒百簍犒師。福康安諭留牛羊各十頭、米十石，以答其誠敬之意，餘皆發還。復賞錦緞各四疋，廓爾喀益感服，受約束。二十一日，班師。十月初三日，福康安還後藏。

五十八年正月，廓爾喀貢使噶箕第烏達特塔巴等齎貢物至京師，帝賜宴，命與朝鮮、暹羅各使同預朝賀，封拉特納巴都爾為廓爾喀王。自是五年一貢，聽命惟謹。

其後英吉利據印度，時時被侵略，迫訂西古利條約，廓爾喀始將西界克美　　山地及開利川河流域割於英。廓爾喀既為英逼，勤修國政，力保自主之權，英雖覬覦之，無如何也。光緒末，猶入貢中國云。

浩罕

浩罕，古大宛國地，一名敖罕，又曰霍罕，蔥嶺以西回國也。東與東布魯特接，南與西布魯特接，西與布哈爾國接。有四城，俱當平陸。一曰安集延，東南至喀什噶爾五百里。其人長於心計，好賈，遠遊新疆南北各城，處處有之，故西域盛稱安集延，遂為浩罕種人之名。從安集延西百有八十里為瑪爾噶朗城，又西八十里為那木干城，又西八十里為浩罕城。四城皆濱近納林河，惟那木干在河北。南北山泉支流會合，襟帶諸城之間，土膏沃饒，人民殷庶。其人奉回教，習帕爾西語，亦布魯特種也。其頭目冠高頂皮帽，衣錦衣。民人戴白氈帽，黃褐。諸城皆有伯克，而浩罕城伯克額爾德尼為之長，眾聽命焉。

乾隆二十四年，將軍兆惠追捕霍集占兄弟，遣侍衛達克塔納等撫布魯特諸部。至其境，額爾德尼迎之入城，日饋羊酒瓜果，詢中國疆域形勢，畏慕，奉表請內附。並上將軍書，

稱為「至威至勇如達賚劄木西特之將軍」。旋遣頭目托克托瑪哈穆等貢馬京師。

二十五年，遣侍衛索諾穆策淩齎敕往諭，額爾德尼率諸伯克郊迎成禮。是為浩罕屬中國之始。浩罕風俗與天山南路諸回部略同，而鷙勇過之，有「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」之語。初，大軍追霍集占急，霍集占遣使欲投浩罕，不報。尋，霍集占兄弟為巴達克山所殲，波羅尼都次子薩木薩克逃入浩罕，浩罕藉其和卓木之名，居為奇貨。和卓木譯言「聖裔」也，回教徒尊之，所至景從。

嘉慶二十五年，薩木薩克次子張格爾，由浩罕糾布魯特寇邊。道光六年，張格爾復求助浩罕入寇，約破西四城，子女玉帛共之，且割喀什噶爾酬其勞。浩罕酋自將萬人至，則張格爾已探喀城無援，背前約。浩酋怒，自督所部攻喀城，不下，率兵宵遁。張格爾使人追誘其眾，歸投者二三千人，張格爾置為親兵。及西四城破，浩罕兵盡得府庫官私之財，並搜括回戶殆遍。楊芳追張格爾至阿賴嶺，遇浩罕伏兵二千，軍幾殆，鏖戰一晝夜始出險。

八年，張格爾既伏誅，其妻子留浩罕。欽差那彥成檄令縛獻，不從。詔命絕其互市困之。那彥成並奏驅留商內地之夷，且沒入其貲產。諸夷商憤怒，乃奉張格爾之兄玉素普為和卓木，糾結布魯特、安集延數千入寇，圍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，犯葉爾羌，璧昌、哈豐阿等拒而破之。賊悉掠喀、英二城，遁出邊。十一年，浩罕聞大軍且至，由伊犁、烏什、喀城三路出師，築邊牆拒守。又乞俄援，俄弗許。浩罕念無外援，遂遣頭目至喀城謁欽差長齡呈訴，並請通商。長齡遣還二使，留其一使，令縛獻賊目，釋回被虜兵民。浩罕報言，被虜兵民可釋還，惟縛獻夷目事，回經所無。且通商求免稅，並給還鈔沒貲產。

長齡疏言：「安邊之策，振威為上，羈縻次之。浩罕與布哈爾、達爾瓦斯、喀拉提錦諸部落犬牙相錯，所屬塔什干、安集延等七處均無城池，其臨戰皆恃騎賊，然在馬上不能施槍砲。倘以鳥槍連環擊之，則騎賊必先奔。其卡外布魯特、哈薩克向受其欺淩、爭求內徙，而卡內回眾亦恨其虜掠無人理。果欲聲罪致討，但選精銳三四萬人整軍而出，並於伊犁、烏什邊境聲稱三路並進，先期檄諭布哈爾等部同時進攻，則不待直搗巢穴，而其附近諸仇部已乘釁並起，可一舉而平之矣。惟是大軍出塞，主客殊形。自喀浪圭卡倫至浩罕千六百餘里，中有鐵列克嶺，為浩罕、布魯特界山。兩山夾河，僅容單騎，兩日方能出山。此路奇險，勞師遠涉，勝負未可盡知。今擬遣還前所留來使一人，令伯克霍爾敦寄信開導，為相機羈縻之計。蓋浩罕四城外有三小城：曰窩什，在東南；曰霍占，在西南；曰柯拉普，在西北。塔什干別為一部，屬右哈薩克，亦附浩罕，稱浩罕八城，

故云所屬七處也。」奏入，詔一切皆如所請。浩罕大喜過望，遣使來抱經盟誓，通商納貢焉。

是時，浩罕酋謨哈馬阿里勢頗張，既與中國和，北結俄羅斯，南通印度。其人有才略，而性淫暴。徵民女，納父妾。布哈爾酋遣使責之，謨哈馬阿里怒，髡其使。布哈爾遂率眾攻浩罕，擒斬謨哈馬阿里及其父妾，並俘獲姬妾四十車，凱旋。以伊布拉興留守，遣使至中國卡倫告捷。時道光二十二年也。會伊布拉興虐浩罕民，浩罕叛，立西爾阿里。布哈爾遣兵二萬來伐。有謨蘇滿沽者，浩罕人，謂布酋曰：「此可說而下也！請先行。」布酋許之。至浩罕，乃力勸拒守。布哈爾兵至，攻四十日，不克，解圍去。於是謨蘇滿沽預國政。西爾阿里死，次子古德亞嗣立。謨蘇滿沽妻以女，防之甚嚴，不使接賓客。會塔什干人犯境，謨蘇滿沽挾以出征，兵交而古德亞逃入敵軍。後塔什干平，謨蘇滿沽獲之，復載回國。六月，党人沙特殺謨蘇滿沽及其党萬餘人。古德亞走布哈爾，眾立古德亞之弟馬拉。又二年，黨人基布查怨望，謀逆，殺馬拉。立古德亞從弟沙漠拉。古德亞之在外也，為人傭工，以塔什干之力得復國。後阿林沽作亂，又出奔，商於外，復以布哈爾之力復國。

時俄兵日南，古德亞不能禦敵，請和。古德亞有子曰那西亞丁，頗得民心，種人謀立之，誅其貪吝者，於是國內亂，古德亞奔俄。那西亞丁立，率黨人叛俄，以俄非回教國也。

光緒二十九年，俄人滅其國，置費爾干省。

布魯特

布魯特分東、西二部。東布魯特在伊犁西南一千四百里，天山特莫爾圖淖爾左右，古為烏孫西鄙塞種地。其部有五，每部各一鄂拓克。最著者三：曰薩雅克鄂拓克，曰薩拉巴噶什鄂拓克；曰塔拉斯鄂拓克。其酋長戴氈帽，似僧家毗盧，頂甚銳，卷末為簷。衣錦衣，長領曲袷，紅絲絛，紅革鞓。民人冠無皮飾，衣褐。

先是，東布魯特為準噶爾侵偪，西遷安集延。乾隆二十年，準部平，得復故地。二十三年六月，將軍兆惠等追捕準部餘党哈薩克沙喇至東布魯特界，遣侍衛烏爾金、托倫泰往撫，抵其遊牧珠穆翰地。薩雅克、薩拉巴噶什兩鄂拓克不自主，別推一年長者瑪木克呼里主之。年九十餘，體碩，趺坐腹垂至地，不能遠行。遣使獻牛羊百頭，將軍等宴而示之講武，鹹詫服天朝騎射之利，乞內附。於時兼撫定霍索楚、啟台兩鄂拓克。七月，參

贊大臣富德復遣侍衛伊達木劄布往諭，薩婁鄂拓克阿克拜亦率眾五千戶來歸，同遣使入朝。其貢道由回部以達京師。

西布魯特與東布魯特相接，在回疆喀什噶爾城西北三百里。西接布哈爾國。道由鄂什山口逾蔥嶺至其地，蓋古之休循、捐毒也。凡十有五部，最著者四：曰額德格納鄂拓克，曰蒙科爾多爾鄂拓克，曰齊裏克鄂拓克，曰巴斯子鄂拓克。衣冠風俗皆同東部。

乾隆二十四年，將軍兆惠既定山南，追捕逸回道其地。其渠長遮道奉將軍書曰：「額德格納布魯特部小臣阿濟比恭呈如天普覆廣大無外、如愛養眾生素賚滿佛之鴻仁、如古伊斯幹達里之神威、如魯斯坦天下無敵之大勇、富有四海乾隆大皇帝欽命將軍之前。謹率所部，自布哈爾以東二十萬人眾盡為臣僕。頭目等以未出痘，不敢入中國，謹遣使入朝京師。」兆惠以聞，詔受之。於是東、西兩部皆內附。凡布魯特大首領稱為「比」，猶回部阿奇木伯克也。比以下有阿哈拉克齊大小頭目。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奏給翎頂二品至七品有差。歲遣人進馬，酌賚綢緞、羊只。商回以牲畜、皮張貿易至者，稅減內地商民三分之一。二十七年，阿濟比所屬鄂斯諸部地為浩罕所擾，新疆大臣諭還之。明年，別部長阿瓦勒比原以其地供內地遊牧，帝喜，許之，賜四品服。

然布魯特人貧而悍，輕生重利，喜虜掠。乾隆以後，邊吏率庸材，撫馭失宜，往往生變。嘉慶十九年，孜牙愷之案，枉誅圖爾第邁莫特，其子阿仔霍逃塞外，憤煽種類圖報復。二十五年，叛回張格爾糾布魯特數百寇邊，有頭目蘇蘭奇入報，為章京綏善叱逐。蘇蘭奇憤走出塞，遂從賊。道光四年，張格爾屢糾布魯特擾邊。五年九月，領隊大臣色彥圖以兵二百，出塞四百里掩之，不遇，則縱殺遊牧之布魯特妻子百餘而還。其酋汰列克恨甚，率所部二千人追覆官兵於山谷，賊遂猖獗。於是有八年重定回疆之役。

迨同治三年，布魯特叛酋田拉滿蘇拉滿與庫車土匪馬隆等句結為亂，逆回金相印等乘之，新疆淪陷十有餘年。光緒四年，欽差大臣左宗棠遣劉錦棠收復南八城，駐軍喀什噶爾，有布魯特頭目來謁錦棠，原仍歸中國。自言部落十四，蓋即向之西布魯特也。而東布魯特接伊犁邊者，又有五部：曰蘇勒圖，曰察哈爾，曰薩雅克，曰巴斯特斯，曰薩爾巴噶什，已投附俄羅斯矣。光緒初，俄人併吞浩罕後，西部亦大半為俄所脅收。其附近中國卡倫，喁喁內鄉，代為守邊，可紀者僅千餘家而已。

哈薩克

哈薩克部有三：曰東部，曰中部，曰西部。東哈薩克在舊準噶爾部之西北，東西千里，南北六百里。東界塔爾巴哈台，西界右哈薩克部，南界伊犁，北界俄羅斯。漢康居國地也。哈薩克汗阿布賚之告順德納曰：「我哈薩克之有三玉茲，如準噶爾之有四衛拉特也。東部者，左部也，曰鄂圖玉茲，謂之伊克准。中部者，右部也，曰烏拉克玉茲，謂之多木達都准。西部最遠，曰奇齊克玉茲，謂之巴罕准。左部之汗曰阿布賚，右部之汗曰脫卜柯依，西部之頭人曰都爾遜。」

初，阿布賚乘準噶爾平，遣使往諭，阿布賚投誠。適阿睦爾撒納叛走哈薩克，阿布賚納之。我兵進，敗其眾。阿布賚大悔，密計擒阿逆以求臣於我。會阿逆遁歸準噶爾。二十二年，阿布賚以其兵三萬助攻阿逆，陳情謝罪，奉表請內附。後阿睦爾撒納奔俄而死，阿布賚乃擒其黨額布濟齊巴罕以獻。其別部和集博爾根及喀拉巴勒特並率其屬三萬戶來附。二十四年以後，屢遣使朝貢，並賜冠服，宴賚如例。

右哈薩克在左哈薩克之西二千里。東界左部，西界塔什干，南界布魯特、安集延諸部，北界俄羅斯，東南界伊犁。亦漢康居五小王地也。其汗曰阿布勒班畢特，即阿比裏斯。其巴圖爾有三：曰吐里拜，曰輝格爾德，曰薩薩克拜，而吐里拜實專國政。乾隆二十二年，左部阿布賚既臣服，請招右部。會參贊大臣富德方以兵索逆賊哈薩克錫拉至右部，時吐裏拜方與塔什干交兵，為平之，乃下。於是吐里拜詣軍門，納款奉馬，進表請歸附。二十三年以後，屢遣使入朝，恩賜宴賚如例。其貢道均由伊犁以達京師。今則自中、俄定界後，哈薩克已分屬兩國矣。

安集延

安集延，亦大宛國地。喀什噶爾西北五百里，西至浩罕三百八十里。其貢道由回部以達京師。乾隆二十四年，將軍兆惠檄諭協擒逆回霍集占，其伯克以逆回未至彼境，即專使籲請入覲。二十五年，伯克托克托瑪哈墨第等來朝貢，賜宴賞賚如例。

瑪爾噶朗

瑪爾噶朗，在安集延西百八十里。乾隆二十四年，伯克伊拉斯呼里拜率屬投誠。

那木干

那木干，在瑪爾噶朗西北八十里。其地東北與布魯特雜處，東境逾河即為塔什干地。乾隆二十四年，與浩罕同時輸誠內附。

塔什干

塔什干，在喀什噶爾西北一千三百里。漢為康居、大宛地，唐之石國也。居平原，有城郭。人民奉回教。與哈薩克同以三和卓分轄其眾：曰莫爾多薩木什，曰沙達，曰吐爾占。舊為準噶爾羈屬。莫爾多薩木什者，哈薩克所置和卓也。吐爾占逐之，與哈薩克構兵。

乾隆二十三年，參贊大臣富德追捕哈薩克沙喇至其地，遣使往撫，軍於莽格特城外待之。時吐爾占方與哈薩克戰河上，因諭以睦鄰守土之義，皆感悟釋兵，和好如初。乃遣其屬默尼雅斯奉表求內屬，曰：「臣莫爾多薩木什恭奉諭音，若開瞽昧。蠢茲邊末，敢備外籓，罔或有二心。謹以準孽額什木劄布獻之闕下。外臣草莽，冀瞻聖容，躬服彝訓，同歸怙冒，永永無極。」額什木劄布者，阿睦爾撒納兄子也。帝宥而遣之。吐爾占亦貢馬稱臣，遣子入覲。塔什干至是自通於中國，列籓臣焉。嘉慶中，塔什干附浩罕，為浩罕八城之一。同治三年，俄人以伐浩罕之師奪塔什干，開錫爾達利亞省，於是塔什干部遂亡。塔什干居納林河流域之中樞，扼中亞細亞通道。納林河今又名錫爾河，西北流入鹹海。由塔什干西南行，逾錫爾河至薩馬爾罕，又逾阿母河，分入印度、波斯。北出扃倫不爾厄，越烏拉山脈達歐俄，而東行可至伊黎河以通中國，故俄人置土耳其斯坦總督駐之。塔什干山泉暢流，其乞爾乞河、卡拉蘇河、安噶連河皆發源雪山，灌溉農田，地宜五穀，故人民常有餘糧。樹木叢雜，多果木。宜蠶桑，而棉花產額尤鉅云。

巴達克山

巴達克山，在葉爾羌西千餘里，居蔥嶺右偏。由伊西洱庫爾西稍南行，渡噴赤河至其國。有城郭，部落繁盛，戶十萬餘。其酋戴紅氈小帽，束以錦帕，衣錦氈衣，腰系白絲絛，黑革鞮。其民人帽頂制似葫蘆，邊飾以皮，衣黃褐，束白絲絛，黑革鞮，亦有用黃牛皮者。婦人不冠，被髮雙垂，衣紫氈，餘與男子同。其國負山險，田地腴美，築室以居，耕而兼牧獵。

乾隆二十四年八月，回酋博羅尼都、霍集占兄弟敗奔巴達克山，富德率師至其地，以博羅尼都、霍集占逆狀諭示巴酋素爾坦沙，令擒獻。時二賊竄入巴達克山之錫克南村，詭稱假道往墨克祖國，大肆劫掠。素爾坦沙縛博羅尼都，而以兵攻霍集占於阿爾渾楚哈嶺。

霍集占退保齊那爾河，不能支，傷背及乳，擒之，囚於柴剳布。柴剳布者，系囚處也。素爾坦沙遣使詣軍門投款，且報擒二賊。富德令獻俘，進軍瓦罕城以待。是時溫都斯坦方以兵臨巴達克山，謀劫霍集占兄弟。霍集占陰通巴達克山仇國塔爾巴斯。會謀泄，素爾坦沙遷霍集占兄弟密室，以二百人圍而殺之，刃其鹹以獻，並率其部落十萬戶及鄰部博羅爾三萬戶以降。二十五年，遣額莫爾伯克朝京師，貢刀斧及八駿馬。二十七年，再遣使來朝。二十八年，貢馬、犬、鳥槍、腰刀。後其國為愛烏罕所並。巴達克山酋所居地曰維薩巴特，在喀克察河上。噴赤河自瓦罕帕米爾流入境，繞其東北，喀克察河西流入之，下流為阿母河。唐書言蝎盤陀國治蔥嶺負徙多河，即巴達克山地也。

博羅爾

博羅爾，在巴達克山東，有城郭，戶三萬餘，四面皆山，西北則河水環之。乾隆二十四年，既與巴達克山同內附，遣其陪臣沙伯克等朝京師。二十七年十一月，博羅爾伯克沙呼沙默特貢劍斧諸物。二十九年，貢匕首。是時博羅爾與巴達克山屢構釁，沙呼沙默特乞援於葉爾羌，都統新柱遣諭巴達克山遵約束，還俘罷兵。至是，沙呼沙默特以所寶匕首進貢謝恩。三十四年，又進玉檛雙匕首。

博羅爾人別一種，築室而居，有村落，無文字，與諸回部言語不通，惟衣帽則與安集延相類。人皆深目高鼻，濃髭繞喙。男多女少，恆兄弟四五人共一妻，生子女次第分認，無兄弟者與戚裏共之。土半沙鹵，故其人苦貧。地多桑，取葚曝乾為糧。飲山羊乳，以馬湩為酒。稱其酋曰「比」。以人口為賦稅，生子女納其半，賣於各回城為奴婢，值頗昂，每口值八九十金。後亦為阿富汗所併。

阿富汗

阿富汗，即愛烏罕。其國北界布哈爾，南界俾路支，東界印度，西界波斯，東西二千餘里。由巴達克山西南行約七百里，曆依色克米什、班因、察里克爾諸回部，越因都庫什山至喀布爾，其國都也。因都庫什山者，蔥嶺山脈右旋之支，迤邐而西，名伊蘭高原。其地波斯處其西，而阿富汗處其東。本罽賓故國。分七大部：首曰喀布爾部，內屬部七；曰岡大害部，內屬部四；曰射士當部；曰愛拉部，內屬部二；曰歐潑部，內屬部三；曰愛乍爾部；曰加非利士當部，內屬部七。西與波斯接壤。有沙磧，餘皆沃壤。其氣候。高地多寒，近低地則熱。物產，果木、棉花、甘蔗、煙草之屬。人皆土著，業農，無遊牧。工織毛布，著名西域。戶口約五百餘萬，分二十四族，每族聚居一地，皆自治。其

長之升降，則聽命於王焉。其人勇猛樸誠出天性，易撫循。

乾隆二十四年，大軍追討霍集占兄弟二賊，欲假道巴達克山赴阿，巴酋中道邀而殺之。其屬有奔阿者，告以情，阿酋愛哈摩特沙將興師，巴酋素爾坦沙懼，賂以御賜燈及中國文綺，阿遂罷兵，且遣使密爾漢偕巴使來納款，欲窺中國虛實也。二十七年，入貢良馬四，馬高七尺，長八尺。是為回疆最西之屬國。時阿富汗初離波斯獨立，自稱算端，勢張甚，六侵印度，北印度大半為所略。愛哈摩特沙死，國人爭立，紛擾者數十年。

道光六年，德司脫謨哈美德起兵喀布爾，統一阿富汗，愛哈摩特沙玄孫希耶速的逃印度，求庇於英。十九年，英印度總督奧克蘭德攻阿富汗，取乾陀羅、哥疾甯，遂陷喀布爾，立速的為阿富汗王。阿人厭速的，並起絕英軍歸路。英軍敗，德司脫謨哈美德仍復位。二十九年，始與英和。英之有事於阿富汗也，俄人滅布哈爾，次第南侵。英人以阿富汗為印度藩籬，抗之尤力。光緒間，帕米爾分疆之議起，英人復以保護阿富汗為名，出而干涉帕事矣。

帕米爾

帕米爾者，蔥嶺山中寬平之地，供回族遊牧者也。帕地有八，其中皆小回部錯居。乾隆中，大部隸屬中國，羈縻之使弗絕。厥後迤北、迤西稍稍歸俄，迤南小部附於阿富汗，東路、中路則服屬於中國。於是帕米爾遂為中、俄、阿富汗三國平分之地。出帕米爾，南逾因都庫什山，即達印度，故俄人盡力經營之，而英人亦遂急起而隱為之備。英之為阿爭，即不啻為印度爭也。

初，乾隆二十四年，高宗平定回疆，窮追賊首至伊西洱庫爾，三戰三捷，遂蔵大功。高宗御製碑文勒銘淖爾，西域圖志所指為喀什噶爾西境外地者也。當日喀城邊卡西境之玉斯屯阿喇圖什卡，僅八十里；西南之鄂坡勒卡，僅一百二十里。道光間，欽定邊卡西至烏帕喇特卡，一百二十里；西北至喀浪圭卡，一百五十里。迨光緒間，克復新疆，劉錦棠始增設七卡於舊界之外。十五年，又設蘇滿一卡於伊西洱庫爾淖爾北十里，是卡距喀城千六百里，最為窎遠，僅以布魯特回人守之，未駐兵也。英使之初議分帕也，我國嚴拒之，未允其請。既而俄兵闌入帕地，我國責其稱兵越界，俄人即引咎退歸。光緒十七年，英兵入坎巨提，逐其頭目，其意在覬覦帕地也。新疆巡撫檄馬隊巡曆邊境，屯於蘇滿。十八年春，俄人來言帕地為中、俄兩屬，未經勘界，中國不應駐兵。總理衙門遂電疆撫退兵，而仍留蘇滿卡倫。俄復請盡撤新設諸卡，然後勘界。正相持間，而英人陰嗾

阿兵突至蘇滿，脅擄布回而去，俄遂進兵與阿人戰於蘇滿，其東隊則遊弋於郎庫里湖、阿克塔什，漸近喀邊。總理衙門疏言：「我國先駐蘇滿之兵不早撤回，則俄、阿戰事將自我啟之，轉難收束。阿雖占地而適致俄兵，蠻觸相爭，原可不必過問。但其東駸駸逼近邊境，頗為可慮耳。」蓋阿富汗自乾隆後朝貢不通，久置之度外矣，至是復一見焉。二十一年，帕米爾界議始定。

坎巨提

坎巨提，即乾竺特，在葉爾羌西南約一千五百里。自葉爾羌西行入蔥嶺，至塞勒庫勒之塔什庫爾幹，即蒲犁廳也。由是西行，逾尼若塔什山口，又西南至塔克敦巴什帕米爾，為八帕之一。由是南逾瓦呼羅特、明塔戛兩山口，西為因都庫什山，東為穆斯塔格山。出山口順棍雜河南行，又順河折西抵棍雜，即坎巨提都城，城瀕棍雜河北岸。西域水道記言：「塞勒庫勒在葉爾羌之西八百里，為外蕃總會之區。自塞勒庫勒西五日程，曰黑斯圖濟；又西南三日程，曰乾竺特。」即坎巨提，譯文異耳。乾隆二十六年，其酋有黑斯婁者，始內附，即葉爾羌辦事大臣新柱奏稱「乾竺特伯克黑斯婁遣子貢金」者也。

其人皆奉瑪罕默德回教。其部落東西寬二十里，南北長六百里。兩山夾立，廣大峻削，中有大河，為入南疆要隘。坎部民住河西，河東則哪格爾所屬也。棍雜城大約三里。城北有大山曰溫吉爾，河曰崇帶雅。所轄村莊二十五，城中居民二千餘，其在各莊者約五千餘人，城鄉大小頭目一百四十。土產牛、羊、馬匹，無布帛，盡衣毛褐。五穀諸果俱備。敵國有犯境者，民即為兵，選精壯者出關禦之。人皆業農，不納糧，不徵稅，惟歲與其酋耕斂而已。每歲貢中國砂金一兩五錢，派之民，農戶收麥十二斤，畜牧家則戶收羊羔一，以集此款，無他徭也。貢使至，朝廷賞大緞兩端。其貢至宣統間不絕。

道光間，喀什米爾國王熱吉苦羅普散令其將布甫山率兵犯境，奪坎屬麻雲卡，坎酋夏孜牌爾敗之，追斬七千餘名。喀什米爾遣使構和，年與坎酋洋銀一千五百元，元重二錢五分；坎酋以馬二匹、細狗二隻報之。人謂入貢喀什米爾者，妄也。同治四年，喀什米爾國王令就貝爾薩再犯境，坎王艾贊木復戰敗之，蓋至是喀什米爾已四犯坎屬矣。

光緒間，俄兵入帕米爾，英人聞之，率兵至哪格爾，並檄坎巨提修平道路，備兵進帕地。哪格爾首抗英，坎酋助之。十七年，英人敗哪格爾，直抵坎城，賽必德哎裏罕戰敗，攜眷屬潛遁，英人遂據其地。先是賽酋私與俄通，上降書，押結約俄奪占帕米爾，修築堡壘於黑孜吉牙克、阿克素睦爾瓦、蘇滿三處，並建營於包子滾拜子，以扼要沖。俄人復

書，報以金幣千元、金絲呢布諸貨六馱、快砲六杆。賽咱悖逆無信，不恤部眾，且狡而好利，屢挑釁英、俄以求賄，視其部為市販。其副目歪孜爾素執兵權，同惡相濟，部民皆深忌之。至是，率其眾五百餘人將奔俄，塔墩巴什頭目窩思滿集眾邀之。張鴻疇拘諸色勒庫爾，屢謀突城出，不得，後解省羈禁十有七年，嗣復安置庫車，其子米則拜爾及家屬男女五十二人，均編住莎車熱瓦奇莊，賽咱之外產也；脅從之眾悉送還部，並諭飭賽咱之弟買賣提哎孜木代理坎巨提頭目，以安民心。

出使英法義比大臣薛福成與英外部商定派員會立坎咱，其疏略云：「中國回疆之外，向有羈縻各回部，惟自咸豐、同治以來，中國內寇不靖，未遑遠略。俄國既以兵力吞併浩罕、布魯特、哈薩克、布哈爾諸回部，而巴達克山、魯善、什克南、瓦罕諸小部，則皆服屬於阿富汗。邇來阿富汗為英屬國，英之大勢駸駸由印度北鄉，有與俄國爭雄之意，而中國西邊之外，遂日以多事。坎巨提一部近喀什噶爾，南界在蔥嶺以南，厥地縱橫數百里，戶口約近萬人。近年屬回之入貢中國者祇此一部，蓋即新疆識略之乾竺特、一統輿圖及時憲書之喀楚特，同音而異譯也。英之印度總督歲貼坎巨提經費，以助彼整理防務為名，實隱收其內政之權。去年夏秋間，坎巨提已有赴喀什噶爾告急之舉，則以英人築一砲台俯臨坎境也。本年正二月間，疊承總署電信，以英兵侵坎巨提，其頭目連戰不勝，率其眾逃詣卡外求援。臣以起釁情節詰英外部，詢知英兵修築一路直貫坎境，北抵興都哥士大山，意在扼此隘口，以杜俄眾南侵而保印度門戶。其頭目興師攔阻，為英兵擊敗，踞其所居之棍雜城。臣與英相兼外部尚書沙力斯伯里晤商，據稱並無滅坎之意，亦無阻坎入貢中國之意。祇以坎咱罪惡甚多，輕慢英官，不得不示以懲儆也。臣與總署電商，因坎咱聲名素劣，勢難必使復位。其部既系兩屬之國。與專屬中國者又稍不同，祇可酌就外部之辭與之理論。外部語言閃鑠，其初次存坎之說既甚遊移，而必欲據坎之心則甚堅韌。幸而窺彼隱情，頗以俄焰方張，亟思聯絡中國，不欲斂怨樹敵，臣得就此設法磋磨。英廷近稱選得舊咱之弟買賣提哎孜木，可為坎巨提頭目，擬請中國派員會同英員行封立之禮，已由總署電告新疆巡撫選派妥員前往。臣與外部商訂儀節，華員、英員共為一班，喀什米爾系英屬國，位次應稍居後。行禮之期，初訂在十八年閏六月二十三日，現展至七月二十五日，屆時彼此和衷妥辦，即可蕆事。」新疆巡撫陶模即委阜康縣知縣田鼎銘、都司張鴻疇前赴坎部，會同英員熱布生，更立買賣提哎孜木為坎巨提頭目。封立儀節，華員居右，英員次之，英屬喀什米爾委員居左稍下，新咱又次之。張鴻疇宣佈皇上德意，賞給大緞，諭令貢金照舊呈進，鎮撫部民，毋任剽掠。其咱悉俯首聽命雲。

坎部國於山谷中，崇峰疊巘，道路險絕。中有喀喇闊魯穆大冰山，時至十一月，積雪甚

厚，以長毛牛負囊橐而行。明塔戛山口高萬四千四百尺，路有巨石，蓋古時流冰所經地也。出山口里許，有一流冰，過此即易行。再逾數澗，兩崖壁立，頂有積雪，至米斯戛。居人皆韃爾靼回教。不幕，有室廬，村各為堡，壘石為之。性強悍，以寇鈔為俗，然皆酋所使，所劫貨物大半歸酋，四出剽掠，或遠至庫車。雅爾山脈下垂如箠，水流其間，土較腴美。近帕蘇又一流冰，其融處高八千尺。

光緒十五年，英人楊哈思班遊至其部，坎酋言：「我受上帝命，親斷父母死罪而殺之，並殺其兄弟，投於山下，遂踐是位。」其悖逆如此。或謂其地立國最古，殆周時曹奴氏之所居。穆天子傳：「庚辰，濟於洋水；辛巳，入於曹奴，曹奴之人獻天子於洋水之上。」洋水即棍雜河。山海經言：「洋水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。」今棍雜河發源因都庫什山，西南流至幾勒幾特城，東南入印度河。醜塗為印度轉音，醜塗水即印度河也。